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文子纘義卷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謄録監生臣沈齊

謄録舉人臣李憲喬

文子纘義卷六

宋　杜道堅　撰

上德篇

舊註上德謂時之君有德者也夫三代之道廢五霸之德衰故宜修德以臣天下有功可見有德可尊故曰上德者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即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亂

舊註治國在君明明即萬姓樂其業治身在心正正即百節安其所也

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

舊註無疾苦也

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舊註無憂虞也

纘義德一也有二焉長養萬物天之德愛養百姓君之德夫君者國之心君有德則心廣體胖氣不亂而

身自治治國猶治身君臣相安國其有不治者乎故

曰上德不德則是有德而不自恃以為德是以有德

老君學於常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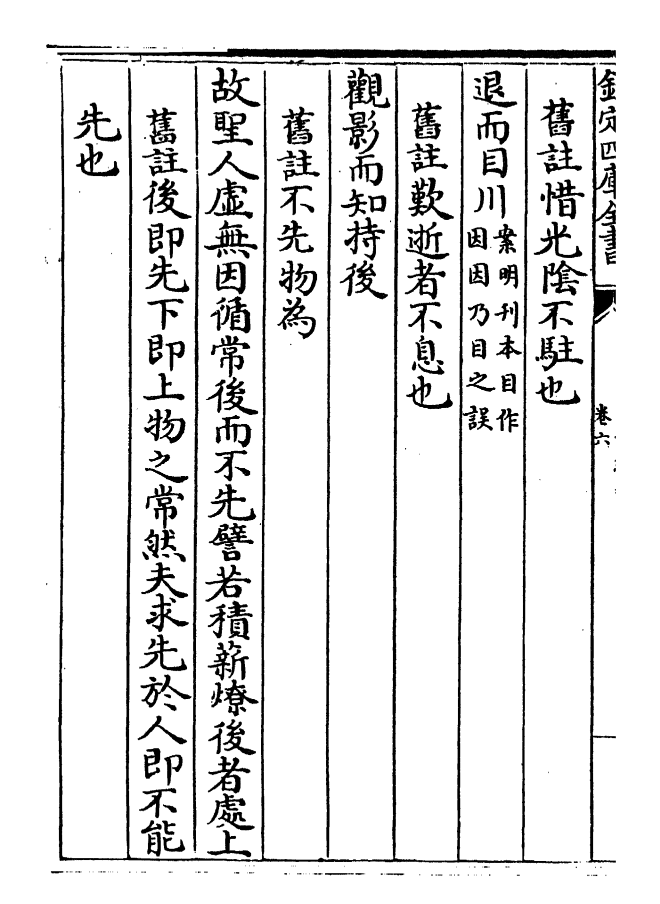
舊註老君之師姓常名樅老君自說受教於師師之

言如是

見古而守柔 案明刊本古作舌

舊註見古道皆守雌柔古字作舌字亦柔也

仰視屋樹



舊註惜光陰不駐也

退而目川案明刊本目作因因乃目之誤

舊註歎逝者不息也

觀影而知持後

舊註不先物為

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

舊註後即先下即上物之常然夫求先於人即不能

先也

纘義常樅古之聖人也老子學於常樅猶孔子學於老子老子曰擊道存精神冥契故能見古而守柔觀影而知持後是以聖人因循虛無不爭彊不敢先夫是之謂上德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毁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 案明刊本而未能以智不知句內脫而字

舊註此以能自害不能以不能自全以智自賊不能

以不智自存也

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

舊註持匹夫之勇未能御衆執一隅之說非道通途

纘義人貴有德不貴多智智多則出乎已而反乎已鮮不自害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士人勇死於强智困於辯宜矣惟不以智知而以智不知者則不局於一而所應者廣

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

舊註體道虛無所謂微妙

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舊註猶筌者取魚而非魚言者論道而非道也

夫道者内視而自反

舊註反聽内視自得於身也

故人不小學不大迷按明刊本不小學作不小覺不小慧不大愚

舊註執螢爝而方太陽非迷若何持燕石而比和玉

非愚若何也

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

舊註心塵外蕩則流濁而常昏水性內虛即淵清而自鑒

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榦上重下輕其覆必易

舊註此意言大君有命小人勿用若用之猶陰奪日

光宜本末相稱尊卑當位則無傾危之患顛覆之禍

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

舊註君主一則國安人主一則心泰

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

舊註山川韜玉而潤媚君子積道德以光暉也

蚯蚓無筋骨之强爪牙之利上食晞塊下飲黃泉用心一也上食晞塊案明刊本作上食晞堁

舊註蚯蚓飢則食土渴則飲水言無異慮故不假筋

骨爪牙之用人一心守道亦何待名利然後稱意也

纘義道以無有為體故可竝行物以有形為用故不兩立無有為體一則定矣有形為用兩則爭矣然小大有閒君臣有分人君懐道抱德曾不我有此道之所以大德之所以久也天下孰敢以爭强為哉

清之為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河水不見泰山

舊註清明雖小可以鑒毫髪昏濁雖大不能見山嶽

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沈君子

行道不為莫知而止性之有也

舊註蘭芷之芳性也不得不芳君子為善道也不可不行

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

舊註賢愚不竝立清濁不同器

天二氣即成虹地二氣即泄藏人二氣即生病

舊註三才之道所貴主一

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

舊註冬夏不可差跌晝夜不相干犯

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

舊註川不廣不能生巨鱗智不周不能達至理故知

非厚德不能深知而遠見

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

舊註物不可以端坐致道不可以無人弘

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采國

有賢臣折衝千里

舊註猛獸螫蟲猶庇及草木賢人君子自然輔佑君民也

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案原本原作厚今據明刊本改正）

舊註前已釋矣

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

舊註以釋符言篇也

纘義水清鑑影心清鑑物明之故也濁則昏矣君子

小人勢不兩立冬寒夏暑時不竝行時竝行則災癘生勢兩立則禍患作雖然為君子者豈以小人在位道不可行而終不出乎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

舊註任一人之才難以御衆一目之羅無由獲鳥

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

舊註夫聖人其行也天其動也時未至即守道時之

來即脩之文王之興周道高祖之盛漢業也

欲致魚者先通谷欲求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為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為猨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

舊註夫君臣相為用也由魚之投水鳥之依林縱其所利不名而來明君處世而忠賢自至也

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

舊註足所踐者少其不踐者多心所知者寡其不知者衆以不用而能成其用不知而能全其知也

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其壤在山

案明刊本其壤在山其字作而字

舊註此善言君民相依猶山川相通河水深則膏壤在山君厚斂則民貨匱乏上有所求下有所竭民力殫而君位危則脣亡齒寒之義者是也

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即易易見物之形形不可以為正

案形不可以為正句明刊本作形不可併故可以為正

舊註謂元首既明猶止水之清深鑒物情善惡之狀無逃幽察人情平和之政斯布也

纉義知有用之不可與言政治國者要在一人非衆人則不能治欲得賢而不先養士可乎是以聖人畜道待時得人則與未有不為我用者也

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

舊註風不搖而木自落物常撓而水自清未之有也

璧瑗之器礛音藍諸之功也鏌鋣之斷割砥礪之力也

舊註言良玉寶劒雖有美質終假砥礪之功成乎奇器君子賢人雖有才質終假師匠方成其業也

寔與騏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

舊註國所託者賢則所存者大坐而無憂物所附者良則所致者遠疾而不勞

狡兔得而獵犬烹

舊註必然之勢

高鳥盡而良弓藏

舊註不見用也

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

舊註審進退之宜盡窮通之數抱道守德全身保名可謂賢也

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有則得所見聽於無聲則得所聞

舊註人之性本無怒怒出於有事人之性本無為為

出於有欲知怒之為過為之是非故內視見於無形反聽致於無聲者謂却照本性而無聲無形無怒無為所貴見於無非謂見於有也

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螀得木各依其所生舊註物不忘本人或違道

纘義道可獨行不可以獨擅人健走日不百里而罷得良馬則千里可致怒出於不怒文武所以安天下之民為堯舜所以成垂衣之治為國家而善用人者

民孰不知歸乎

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父子相危也

舊註言物性有相反雖水火相攻用之有方則致和父子相愛讒慝間之則見疑賢者不可不察也

犬豕不擇器而食愈肥其體故近死

舊註此明小人茍希名利雖且貴而終否賢者畜道待時雖暫否而終泰也

鳳皇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椎固百內而不能自椽

舊註陟壞反未詳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

舊註希大者亡其細見遠者遺其近

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淵則魚鼈歸焉案明刊本作即深而魚鼈歸焉

舊註因其所易人不勞而自成利其所習物不召而自至

溝池潦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而不竭案淵而不竭句明刊本作淵深而不竭

舊註小器與之則易滿取之則易竭大量益之而不盈酌之而不絶也

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聽也案精於聽也句明刊本聽作聰

舊註各利一原莫能相假

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

乎

舊註言清濁無遺賢愚並用但量能授任偁物隨機也

約音藥之為縞也或為冠或為絿音禨

舊註言所用不定也

冠即戴枝之絿即足碬之

舊註無乖其分各全其要

纘義人無常是物無常非氣順則合氣逆則離火炎

上水潤下鼎鬲和之即既濟之功成父主慈子主孝

讒人間之即參商之怨起犬豕體肥近於死鳳皇高

飛莫能致清斯濯纓濁斯濯足不能潔已而為物汚

者可不審諸

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

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

舊註諭一人之直不能移衆枉任一人之智不能化

羣迷也

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瀌瀌

舊註瀌碑休反儦也

日出而流

舊註冬雷夏雹寒暑不能全其節太陽回照霜雪不能固其質也

傾易覆也倚易輈音附也

幾易助也溼易雨也

舊註賢者親善愚者親惡其勢易附其事易染也

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

舊註斯皆有用而見害曷若無名以全身桀萬畢術蟾蜍五月中殺塗五兵入軍陣而不傷

精泄者中易殘

舊註精華發於内而枝榦凋於外也

華非其時者不可食

舊註内非時而食必病時非義而取必害

纘義生尅制伏固有定分力小任大未有不返受其

制者木勝金水勝土火勝水終非其性夫冬雷夏雹終非其時曾不朝夕之久人其可不自量乎舌之與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直焉
舊註剛者雖堅而致弊柔者善屈而正物
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
舊註形端必無曲影言善必無惡響
與死同病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為忠謀
舊註必死之病醫雖良而不救必亡之國臣雖忠而

雜存

使倡吹竽使工捻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

舊註倡樂人也工制器人也葢言倡者吹竽工者捻竅曲節雖中律終動用相違心手莫應何能使決言其主君形亡也

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

舊註聲不通於耳絶想其樂色不見其目息觀於心

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

舊註步林不求阡陌務於通足履險不循規矩事在濟危也

海内其所出故能大

舊註生而不絶用而無窮故為大也

纘義處非其地依非其人難矣哉齒剛先缺矢勁先折與死同病難於為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為忠謀

君不用道而臣強之謀出二心功可成乎

日不竝出孤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

舊註斯皆獨立不羣故能為百獸衆禽之長也

蓋非橑不蔽日輪非輻不追疾蓋輪未足恃也

舊註言事物相假不可偏任也

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之為射十分之一

舊註弓雖勁無弦不能中的君雖聖非忠無以濟於業凡為射者甚衆至於求中者十分無一猶干祿者不少至於求賢者萬分無二

飢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

舊註言芻豢者投之乃爭渴名位者居之必競故君子讓其祿小人競其位也

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

舊註論貪者無厭而莫定由器之無底而難滿

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量即不差懸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

舊註循繩而動物不能越懸衡爲制事無不當古今

既殊法度亦異適時而治滯方則亂

纘義曰不竝出神龍不匹猛獸不羣況於人乎橑以張蓋軸以轉輪君臣相資之道也飢馬爭芻賞不可濫循繩而斷法無過差古法杖格用之以時在乎行之者耳

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

舊註耕也勞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

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黯烏感切黮音昧必留其謀

舊註事理明白居然可分固無疑焉間見鹵莽自難

情曉宜其謀矣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户之明

舊註小人雖衆不足可任賢士雖寡得一有餘文王

得吕望高祖得子房其在多乎

螣蛇不可為足虎不可為翼

舊註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今有六尺之席案原本席作廣據明刊本改正卧而越之下才不難立

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

舊註明人才不等也於彼則通於此則塞所能有異故也

助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

舊註見善蒙惠遇惡有傷

蔽於不祥之木為雷霆所撲

舊註蔽不祥之木而天威難逭匿不善之人而國法必誅也

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潔

舊註處昏翳之間何以見明居嗜欲之從所染霜霰交下蘭蕙難以保其芳沙壤汩流河源無以全其潔

黄金龜紐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為富

舊註不識所用雖金玉以為糞土苟知所施雖土壤以為珠玉

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

舊註弱與愚弱也與之尺素或可保與之金玉則為害猶小人不可乘大位必至危亡也

纘義農夫不勞君子無以養君子不治農夫其能安乎蛇無足虎無翼不可兩得浮雲蓋日失不在己嗜欲害性病不在人

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

舊註為車者必假衆輻求致遠之用治國者亦藉羣

才保久安之業

橘柚有鄉雀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

舊註同氣相名同類相求

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源而欲爲萬民上者難矣

舊註觀乎九域豈不行而至御萬機豈無道而居之也

兇兇者獲提提者射

舊註兇兇者惡也提提者羣也言羣惡相聚必被中傷為人誅獲也提音時

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舊註明唯白著故似屈辱德不外揚有若缺少

君子有酒

舊註言其過量

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

舊註言君子飲酒之過小人鞭笙為誡在小人猶不可好君子固可為醜也

纘義皇極居中資八輔而後建車轂虛中藉衆軸而後行天子中天下而立位萬民之上而無政教之原是猶無千里之足欲觀九州之地其何以行之惟正位端居百官分職不下堂而天下治矣

人之性便衣綠帛或射之即被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

舊註禦寒即假繒纊臨兵即被甲冑相時而動以取其便人之情也

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

舊註此意不殊前解

善用人者若蚈音賢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

舊註蚈百足蟲也言人善用衆者其由蚈乎舌之與

齒剛柔竝任愚智咸收使各循其分不失其材也

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

舊註此原其性也石堅芷芳由賢者明愚者闇是知堅芳不可奪愚闇亦莫移少而有之長而彌篤也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

舊註此言邈然懸殊孰云一致者也

纘義作事有法事無不成用人有方人無不濟車轂之各直一鑿明官事之各有守也蚈足衆而不相害

由用得其宜矣石堅芷芳隨其才而用之則賢者明

愚者力成功一也

再生者不獲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

舊註再㯲不實陽極自零

汙其準粉其顙

舊註準鼻也鼻有汙而粉其顙猶手有疾而治其足

事非常也

腐鼠在阼燒薰於堂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

不能為工

舊註腐鼠猶姦佞也言君暱近佞人而求國之治猶入水致溺挾臭求芳薰鼠燒堂其禍不小也

冬氷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

舊註光陰可惜時命難遭喻君子俟時而動不可失之也

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

舊註言人建功成業不可後時

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

舊註不祈用而翦伐至自然之勢

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恩之所加不量其力

舊註顧恩育者所以不覺忘生

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人矣案必將以利溺人矣明刊本人字作之字舟能浮能沈愚者不知足焉

舊註舟因水而浮亦能溺之人逢利而生亦能溺之

唯審止足之分庶免沈溺之禍

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理

舊註民疲已極君斂無厭驥困更驅難規遠路

纉義時難得而易失民易困而難蘇故物再生者實不還獲華太早者落不待霜時不順也的張而矢集林茂而斧入勢之所致乳犬噬虎伏雞搏貍情之所使舟腐而載則沈驥疲而驅則斃民其可重困乎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

不能定方員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

舊註上立平正之法下生乖越之分者是由波生平水差起正衡兆乎好憎迹生禍亂非君上無法制而臣下失其規矩者也

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

舊註所向正秋毫雖小可察所行背太山雖大不可見也

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

舊註火藏於木水藏於土不鑽不掘必不能出道在於人不學不知

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壵不止丘山從成

舊註凡為學者非貴疾於初心所美久於其道則千里可至丘山必成也

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

舊註河之有魚取之在網人之有道取之在心

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

舊註明此三者之由可察萬機之要也

巧冶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斲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

不畱意

舊註非可治之物不能成其器雖有良匠無所施其

工非可導之人不能回其操雖有聖人無由諭其意

也

使人無渡河可使河無波不可

舊註言河必有波世必有禍使人不犯禍則易使河無波即難

無辜不辜（案明刊本無辜不辜作無曰不辜）甂終不墮井矣

舊註辜罪也言人所獲戾非謂無辜甂若不墮井安得無由矣

纘義水平不能無波衡正不能無差心其可不慎諸君子之禮義廉恥猶匠石之規矩準繩也弓先調而

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不先之以信能者其可致乎故君子為其所可為而不為其所無奈何

剌我行者欲我交呰我貨者欲我市

舊註欲動其中見形於外

行一棊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以為悲

舊註一事裁通未能盡理一弦始張何足偁妙

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案明刊本指字下有相近也三字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者而異積案明刊本作同氣而異積也

有榮華者必有愁悴

舊註榮枯迭興哀樂相反

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縷

舊註縷浮沸反君上驕侈以輕綺羅下民凍餒不周於

衣食為人君可不察焉

木大者根瞿音衢山高者基扶

舊註君以民為本高以下為基

縷義苦語利行苦藥利病剌我行者欲我交君子循

義也皆我貨者欲我市小人狥利也人之福不可過

服不必侈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民富則國昌矣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

舊註鼓不藏聲鏡不藏形故能有聲有形也

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

舊註金石簫管不能自鳴皆因吹擊乃能有聲由人

皆禀道德不學終不得成者也

是以聖人内藏不為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

舊註聖人言不妄發事不虛應

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復其所轉故能致遠

舊註天行者神而莫測運乎無窮

天行一不差故無過矣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

舊註天行一而無差君守政而無失故得天地交暢庶物咸遂君臣説睦上下康寧也

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

舊註去邪任賢合于天地之道也

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子消亡五穀不殖道德內藏

舊註天地之氣不交陰陽之氣不通由世主道德不用姦佞竝行小人居位君子在野使萬物不昌而五穀不成

天之道裒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

舊註天地之道 案此下當有闕文無別本可校附識於此

鬼神之道驕溢與下

舊註制驕溢之性與謙下之人

人之道多者不與

舊註不增有者

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

舊註終不為上故人尊也

纘義心不藏物故能應物鼓不藏聲故能應聲不扣而鳴則為怪矣是以聖人內藏不為物唱應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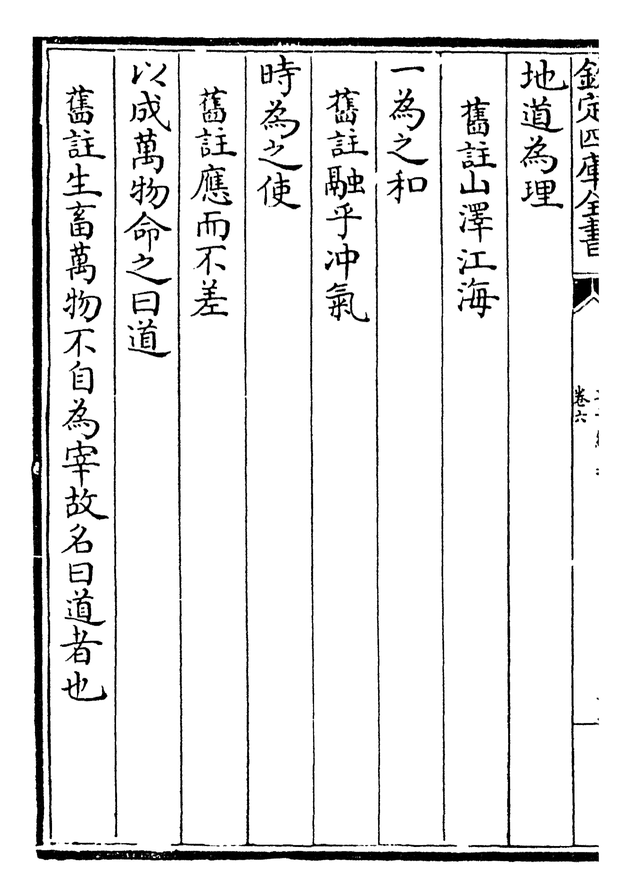
天地交通萬物齊同此明良會遇而君子用事之時也一或反此則是小人得勢之日矣惟聖人居高聽卑而不自滿無以上之

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域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

舊註四明既備萬姓俱化

天道為文

舊註日月星辰



地道為理

舊註山澤江海

一為之和

舊註融乎沖氣

時為之使

舊註應而不差

以成萬物命之曰道

舊註生畜萬物不自為宰故名曰道者也

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脩之於物其德不絶

舊註内脩其身謂之真外育於物謂之德

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于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叙天下定矣

舊註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

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舊註不取者謂天生萬物但畜養之不取其材故精神歸于上終有德而取者謂地生萬物雖成熟之而復其質故骨骸歸于下是為無德也

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

舊註言天地相承以致廣厚君臣相信自致治和

續義君天道臣地道天尊地卑君臣之分定矣君明臣明照于四方豈非堯之光宅天下百姓昭明者乎故法天儆地以成萬物者道也養之與之而不取者上德也與而取之德斯下矣

陰難陽萬物昌陽伏陰萬物湛物昌無不贍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無不治矣（案明刊本物樂無不治矣句物樂二字下多一則字）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

舊註陽制於陰則天下和治臣勝於君則小人在位

也

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洿音烏澤盈萬物節成洿澤枯萬物節卷音數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亦復下案明刊本作陽上而復下故為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為天下母

舊註聖人順天之道無為長久逆物之情有位莫守陽氣蓄而復能施陰氣積而復能化未有不蓄積而能

化者也（案明刊本而能化者也而字下多一後字）故聖人慎所積

舊註積德來慶積惡致亡

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

舊註陽者正也生也故物肥肥者即昌陰者衰也死也故物衰衰者即亡

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聾

舊註君非至聖不能下臣臣非至賢不能弼君虞舜

屈伯成文王師尚父可謂聰明

續義陽生陰殺故君子好生小人好殺也王公尚陽

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貴下陰故君下臣

則聰明而國理不下臣則闇聾而德化不行

日出於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於地

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

舊註謂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昌君不下臣則萬物藏

也
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
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
舊註大人之威也如春之雷其發令也如暄之風皆
聲和氣順故不極物
雷動於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散大人去惡就善民不
遠徙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逾案民有去就也句明刊本民字上多一故
字

舊註且大人有善百姓交歸若太王之去邠人何遠哉

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出（案明刊本無大人不出句）大人不言小人無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真何往不成

舊註火出而薪傳言發而信行故知大人之言其行也往而不追其信也有若四時

河水深壤在山丘陵高下入淵陽氣盛變為陰陰氣盛

變爲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

舊註天之道抑高舉下唯節欲全和以順天理不使至極

忿無惡言怒無作色是謂計得

舊註雖忿怒未忘而惡言悖色未形於外是計得於中鎮之以道也

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佽音矣陽天下和同佽陰天下溺沈棨明刊本以類相求句下有聖人二字疑衍

舊註偯陽者親忠賢故和同偯陰者親姦佞故沈溺纘義天之日其人之君乎日出於地王公居民上萬物蕃息日入於地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陰陽之動有常節故歲不亂時大人之動不極物故民不遠徙物極則變欲不可盈陰陽天也治亂則關乎人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煇音暉小人日快快以至辱

舊註君子勤身以修道日益暉光小人秉閑以快意

終至困辱

其消息也雖未能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無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故君子慎其微

舊註慎微言不在大也苟向善則福不困人勉求諸己苟不向善則禍歸於身何怨於人不善猶操刃自

割積火自燒又誰答之者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莢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

舊註物殊類異言其所生皆自中和而成質其非胎卵而因變化所為者即須時而有也

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

舊註地平則水無奔馳之勢衡均則物無輕重之偏

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

舊註萬物之生各有所感非徒然也

纘義陰陽感而成中和故萬物生君臣合而得中道故萬姓寧是以君子和其心志日汲汲以成暉小人汩其天和日快快以至辱故君子慎微正諸心而自求諸己我不怨人人亦無怨焉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舊註山之靈者必降雲雨道之高者必施德澤未有不先行其事而後致其報

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舊註樹黍獲稷以怨報德未之有也

纉義為善而人不知謂之至善為惡而人不知謂之至惡山藏雲而成雨露澤藏水而生蛟龍君子懷其道而澤流於世俗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天祐之也有隱行者必有昭名人推之也惟有天德者知之

文子纘義卷七

宋 杜道堅 撰

微明篇

舊註視於無形之形聽於無聲之聲故曰微明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彊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粗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知乎

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纘義微明者其道乎視不以目聽不以耳得之天而著之心故能包裹天地應待無方不可以智力求惟知不知為不為言不言則得之矣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為不可惟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

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
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
纘義道不可言可言即物言固非道非言不明文子
問人可以微言乎老子語以唯知言為可則是言而
不言不言而言者矣爭魚逐獸是不知言者執於言
而著於物則所爭者末矣安得去言去為之人而與
之言哉
文子問曰為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令夫挽車者前呼邪

許按明刊本邪許作邪軤軤火乎切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纘義有國家者猶天地也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文子問為國之法老子語以挽車之歌前呼後應亦猶聖人先天弗違後天奉時之意治國有禮初不在於文華之辯不知治體而滋彰其法令者適以為盜法賊民之資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爲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纘義道無正形物隨而形觀山林變而至於雲雨陰陽之和則知凡天地間之無形無象者皆可陶冶而變化道其神矣夫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故民知

書而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琴不鳴於己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幅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也按明刊本乃無聲也作乃無聲者也使有轉者乃無轉也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峭傷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偽匿

纘義聖人立教施政弗獲已也必察其始終行其所無事而已知書數券契機械則是有心於事德仁信實衰矣君藉臣以為治猶瑟之有聲輻之致遠執要用大則無不治之世矣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即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陳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聖人見福於重關之內按明刊本見福作先福當以此本正其誤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

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則無亂政

纘義治不可以多事法不可以數變事多變數則百姓怨功臣叛上有以名之矣治亂之本廟戰之權聖人主鑒於無形之表是必有先見之明也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道冲而用

之又不滿也

纘義國之苛政橫出猶江河之大溢風雨之暴作曾不少久亡其及矣唯憂無德而知變者尚可轉禍為福以弱為強其不可自滿也明矣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即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無競按明刊本無競作無竞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

謂之道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户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纘義天理人欲同乎一心君子小人由乎一己亦同

出而異名者耶執一而應萬謂之術見動而知止謂之道言出乎口行發乎心夫禍福利害有如影響自非至精孰能分之可不察諸巳而慎諸心乎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為之事推事而為之謀按明刊本推事作權事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即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

而不可言者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

纘義時有治亂政存乎人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者失在人而不在時也聖人隨時動靜察其所變終身行之而無所困當時而秉政者惡可自惰而不知全生之具耶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不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救於患難令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為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為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

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内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

纉義夫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謹初也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人之禍患不能弭於前而求救於後者雖神人不能為謀故上士以避患遠辱為先而名之與利則置之後而毋必禍患何從而至非譽何從而塵垢之哉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

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按明刊本志大者作志欲大者欲字當衍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轂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

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為而一之誠也[按明刊本誠作成誤]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為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按明刊本正作政不知此句正字與下句衰字對則正似不當作政]其勢易而必成以衰教化其勢難而必敗舍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纘義志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

事欲少斯六者凡人之不可不勉也志大則物無不容心小則幾微必戒智圓則事無不通行方則直而不撓能多則為無不成事少則約而有守夫聖人之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一之以誠而已

老子曰福之起也緜緜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

之宜謂之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益勞（按明刋本益作亦誤）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啼（按明刋本啼作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纘義禍福之機有開必先可不察歟賞罰人主之大柄非以為已以為國也君子小人有義利之間治而不勞政之上也勞而不病政之次也病而益勞政斯下矣夫箕子之泣象箸孔子之嘆偶人國有不待終

而知其亡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為人所慕為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無以與道遊直志適情即堅強賊之以身役物

即陰陽食之

纘義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時異故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當五伯之世而施帝王之道者不知於時也不知時則是不知天不知人矣何以經於世哉

得道之人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内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守一節推一行雖

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道者寂寞以虛無非有為於物也不以有為於巳也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為道之所施也

纘義龍虎變化大人之道也得道之人與物推移而不陷是故老子有猶龍之稱夫體道虛無外不有於物內不有於巳道無不施天下化矣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鏡

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

纘義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天之覆地之載同乎一和而已王者戴圓履方處大堂而立太平者和其可失乎真人歸居於物之初必有獨見於冥冥之中是

故用有不用而後能用知有不知而後能知夫是之謂大和

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懐下世繩繩惟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即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無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

纘義道德仁義裂而皇帝王伯分世變使之然也道以導之德以生之仁以恩之義以宜之四代之治固若不同而其君臣有分則一焉夫道而不德者皇德而不懷者帝恐失仁義者王義失其宜智詐興矣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濕而強餐之熱病渴而強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為病也快於目說於心愚者之所利

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迕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迕
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纘義事有欲利而害欲害而利非人力之所可必者
物或使之也是故先迕而後合者聖人之道先合而
後迕者衆人之道禍福倚伏利害相反其不可不察
也如此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
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

患解圖國必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

纘義仁義者道之孫德之子歟四者若不相及而未嘗相離故仁義天下之尊爵也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不舍趨而審諸仁義乎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

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功易事而道達矣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故治國樂所以存虐國樂所以亡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

纘義君子小人均是人也為君子而教不被於小人何德以資小人之養哉治國樂其存虐國樂其亡君善下而不爭則羣臣獻其忠柢固根深而國安

矣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為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勲而必窮有以為即恩不接矣故用衆人之所愛即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即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纘義父子之心天性也父之愛子君之養民一有望報之心恩其失矣是故因其利而利之則得衆人之

力推其善而善之則得衆人之心子其有不孝臣其有不忠乎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强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即武之所制者小

纘義君以天下為心人以義愛則忠孝乃興黨以羣强則奸雄遂起安危所繫可不察而辯之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

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為善即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即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隣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纘義禍福倚伏如影隨形貨倍而入必倍而出善積而不善用如畜梟為子寡不自害利害之機反

兮霞兮非神聖莫之能知

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然後可移於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時而不成無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

纘義國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不易之理也是故民足於衣食則可活不足於衣食則困功功不立則德不長矣

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虚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為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說來遠不以言使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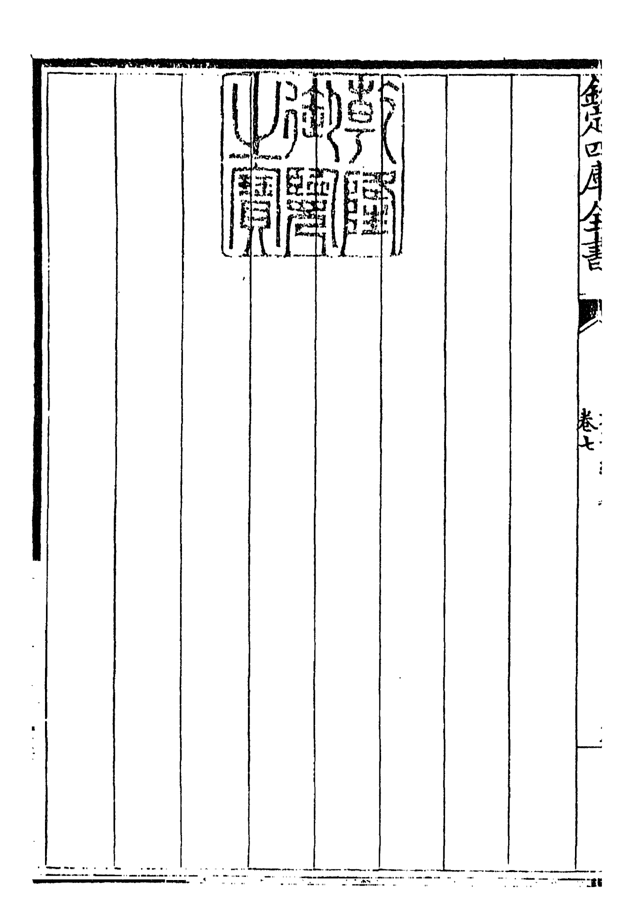
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無先人言後人而已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

纘義無古今治亂而不易者土宇也古之今之或治或亂而不一者君民也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囷倉虛是故唐虞之代天下富戰國之世無富民

昔者中黄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徳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

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無非

纘義中黄子者古之真人歟其言曰人有五位位各五等合之凡二十有五焉最上者神人最下者小人所謂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謂小人違道悖德若牛馬而襟裾耳聖人不及真人賢人不及聖人惟其造道有淺深故品亦隨之


乾隆御覽之寶